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二回 國師勘透閻羅書 國師超度魍魎鬼

詩曰： 吾身不與世人同，曾向華池施大功。
一粒丹成消萬劫，雙雙白鶴降仙宮。
海外三山一洞天，金樓玉室有神仙。
大丹煉就爐無火，桃在開花知幾年？

卻說元帥請問國師一字一義還是何如，國師道：「他原是臥獅玉鎮紙，臥音握同，獅與師同，這兩個字是說唐狀元五員大將，手握重兵；玉音御同，這個字是說唐狀元五員大將，持刀跨馬，到他御前；鎮與震同，這個字是說唐狀元五員大將，威震幽冥；紙音止同，這個字是說唐狀元五員大將，兵至於此，可以自止。總是說道：『你們五員大將，手握重兵，到我御前，威震幽冥矣，是不可以止乎？』這是勸我們班師的意思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明見。但不知國師四句詩，還是怎麼說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適來不堪告訴，意思也是一同。只是比例譏誚貧僧，著是狠毒，令貧僧如負芒刺。」元帥道：「願聞詩句是怎麼念？譏誚是怎麼比例？」國師道：「詩原是八句，他只寫著四句來，這就是譏誚貧僧半途而廢。卻這四句，原是玉通和尚動了淫戒之心，比例譏誚貧僧動了殺戒之心，這卻不著實狠毒！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玉通和尚動了淫戒之心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話又是長篇。」元帥道：「難得國師老爺見教，幸勿見拒。」國師道：「因是宋紹興間，臨安府城南有個水月寺，寺中有個竹林峰，峰頭有個玉通神師。俗家西川人氏，有德有行，眾僧都皈依他，眾官府都敬重他，著他做本寺住持。雖做住持，卻在竹林峰頂上坐功修煉，已經有三□餘年不曾出門。每遇該管上官迎送之禮，俱是徒弟、徒孫代替，上官每每也不責備他。『忽一日，有個永嘉縣人氏姓柳，雙名宣教，一舉登科，御筆親除寧海軍臨安府尹。到任之日，凡所屬官吏、學舍、師徒及糧里耆老、住持、僧道一切人等，無不遠迎。到任之後，各有花名手本，逐一查點一番。恰好的查點得水月寺住持玉通和尚不到，是個徒孫代替。柳爺說道：『迎我新官到任，一個住持尚然不來，著令徒孫代替，何相藐之甚！』即著該房出下牌票，拘審玉通，要問他一個大罪，庶警將來。當有寺眾裡住持一齊跪著，稟說道：『相公在上，這玉通和尚是個古佛臨凡，獨在竹林峰上，已經三□多年，足跡不曾出門戶。舊時一切迎送，俱是徒弟徒孫代替。』道猶未了，各屬官參見。柳爺告訴各屬官一番，各屬官齊聲道：『這個和尚委實三□年不曾出門戶，望相公恕饒！』道猶未了，又是各鄉官相見。柳爺又告訴各鄉官一番。各鄉官齊聲道：『這個和尚委實三□年不曾出門戶，望相公恕饒！』柳爺是個新任府官，鋒芒正銳，卻又是和尚輕藐他，他越發吃力。雖則眾口一辭，饒了和尚拿問，心上其實的不饒他。」

「過了三日，赴公堂宴，宴上有一班承應歌姬，內中卻就有一個柳腰一搦，二八青春，音韻悠揚，嬌姿婉麗，柳爺心裡想道：『這個歌姬好做玉通和尚的對頭也。』宴罷，各官散畢，柳爺獨叫上這個歌姬，喝退左右，問說道：『你姓甚名何？』歌姬道：『賤人姓吳，小字紅蓮。』柳爺道：『你是住家的，還是趕趁的？』紅蓮道：『賤人在這裡住家，專一上廳答應。』柳爺道：『你可有個動人的手段麼？』紅蓮道：『業擅專門，縱不動人，人多自動。』柳爺道：『小伙兒可動得麼？』紅蓮道：『少壯不努，老大傷悲。豈有不動的？』柳爺道：『老頭兒可動得麼？』紅蓮道：『滿地種姜，老者才辣。豈有不動的？』柳爺道：『道士可動得麼？』紅蓮道：『其冠不正，望望然來。豈有不動的？』柳爺道：『和尚可動得麼？』紅蓮道：『佛爺雖聖，不斷中生。豈有不動的？』柳爺道：『既如此說，你果是個行家。我卻有件事，要你去動他動兒，你可肯麼？』紅蓮道：『爺那裡鈞令，小賤人怎麼敢辭？赴湯蹈火，萬死不避！』柳爺卻又搗他搗兒，說道：『吳紅蓮，假如你受了我的差遣，卻又不依從我所言，當得何罪？』紅蓮道：『准欺官藐法論，賤人就該死罪。』柳爺道：『我和你講白了，去動得人來，重賞銀一百兩，著你從良，任你跟得意的孤老；動不得人，重重有罪。』紅蓮道：『老爺吩咐就是，只不知是個甚麼人？是個道士麼？是個和尚麼？』柳爺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『好伶俐婦人也！一猜必中，委是一個和尚。』紅蓮道：『是哪個和尚？』柳爺道：『是水月寺的住持玉通和尚，你可曉得麼？』紅蓮道：『小賤人不認得那和尚，只憑著我幾度無情坑陷手，怕他不做有情人！』磕頭而去。老爺又叮囑道：『這個打不得誑語，要收下他的雲雨餘腥。』紅蓮道：『理會得。』

「走出府門，一路裡自思自想，如何是好。回到家裡，把柳府尹之事，和媽兒細說一番。媽兒道：『別的和尚還通得，這玉通禪師有些難剃頭哩！』好紅蓮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『不怕難剃頭，也要割他一刀兒。』

「到了夜半三更，備辦下乾糧，更換衣服，竟自去。去到竹林峰左側下義塚山上，扒起一堆新土來，做個墳塋，自家披麻帶孝，哭哭啼啼。這一堆土離峰頭上不過百步之遠，這哭哭啼啼不過百步之外，這正是：淒涼無限傷心淚，任是猿聞也斷腸。怕他甚麼玉通和尚不動情麼？到了天亮，果真玉通和尚問道：『是哪裡哭哩？』原來水月寺裡只是和尚一個；徒弟又在五臺山去了，不在家；徒孫又在村莊上碾稻做米去了，不在家。自此之外，更只討得一個八九□歲聾聵啞啞、撞撞跌跌的老道人在家裡，回覆道：『是峰頭下新墳上甚麼人哭。』玉通道：『好悽慘也！』從此後，自清早上哭到黃昏，自黃昏時哭起哭到天亮，第一日哭起哭到第二日，第二日哭起哭到第三日，一連就哭了六七日。那玉通禪師是個慈悲方寸，哭得他肝腸都是斷的，恰好又是□一月天氣，天寒地凍，點水成冰。」

「哭到第七日上，陰風四起，大雪漫天。紅蓮心裡想道：『今夜卻是帳了。』到了三更上下，哭哭啼啼，一直哭到竹林峰上玉通和尚打坐窗子前，叫聲道：『佛爺爺，天時大雪，你開門放我躲一會兒。不慈悲我，一條狗命，即時凍死在這裡。』玉通和尚聽知他哭了一七，這豈是個歹人？直哭到窗子下來，這豈是個歹意？原心本是慈悲他的，又兼風狂雪大，少待遲延，凍死人命，於官法上也不穩便。故此再不猜疑，走下禪牀，開門相見，琉璃燈下，卻是個婦人，披麻帶孝。玉通說道：『原來是一位娘子。』那紅蓮故意的又哭又說道：『小婦人是個女身，家在城南新街居住。丈夫姓吳，今年才方年半夫妻，不幸夫死。上無公公，下無婆婆。我欲待彼時同死，爭奈丈夫屍骸沒有埋葬，故此每日每夜在老爺山頭下義塚之中造墳，造完了墳，小婦人一定也是死的，止差得一二日工程。不料天公下此大雪，小婦人怕凍死了，前功盡棄，故此不知進退，唐突佛爺爺，借宿一宵。』玉通和尚道：『好孝心也！請坐禪堂上，待貧僧看火來你烘著。』紅蓮又詭說道：『但得一坐足矣，不勞火哩。我痛如刀割，心似火燒。』

「這個婦人不曾見面之時，這等七日啼哭；見面之後，這等一席哀告。天下事可欺以理之所有，玉通和尚再不提防他，只是一味慈悲，恨不得怎麼樣兒救他一救。那曉得他是個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！」

「只見琉璃燈下，亮亮淨淨，長老坐在禪牀上，滿心的不忍；紅蓮坐在蒲團上，哼也哼，還在哭。哭了一會，把隻手揉起肚子來。揉了一會，一跤跌在地上，滾上滾下，滾出滾進，咬得牙齒只是一片響，故意的偏不叫人。玉通和尚心裡想道：『這婦人是有些淘氣。本是哭了這一七，今日又受了這一天雪，凍死在這裡卻怎麼？』只得走下禪牀來，問聲道：『敢是甚麼舊病發了麼？』紅蓮又故意做個不會講話的，一連問了兩三聲，卻才慢慢兒說道：『我原是個胃氣疼也，丈夫死了，沒有醫手。』玉通和尚再不警覺，只說是真。又問說道：『你丈夫還是怎麼樣醫？』紅蓮又故意的說道：『這個怎好告訴得佛爺爺。』玉通和尚聽知他不肯告訴，越發說是真情，又說道：『小娘子，你差意了。一死一生，只在呼吸之頃，你快不要礙口飾羞的。』紅蓮討實了和尚的意思，卻才慢騰騰地說道：『我丈夫在日，熱捱熱兒，故此寒氣散去。』

「和尚心裡明白，熱捱熱兒，須則是個肚皮兒靠肚皮才是，也又不敢亂開個口。問說道：『小娘子，你這胃氣在心腔上？還在肚皮上。』紅蓮說道：『實不相瞞，賤妾這個胃氣是會走的，一會兒在心坎上，一會兒就在肚皮上。』玉通和尚只怕疼死了這個婦人，哪裡又想到別的，說道：『小娘子，你不嫌棄，待貧僧把肚皮兒來捱著你罷。』紅蓮分明是要啜賺他，卻又故意的說道：『賤妾怎麼敢？寧可我一身死棄黃泉，敢把佛爺爺清名玷污！』玉通和尚說道：『小娘子，你豈是個等閒之人，事姑孝，報夫義，天下

能有幾個？貧僧敢坐視你死而不救！」紅蓮又故意的在地上滾上滾下，滾出滾進，口裡哼也哼，就像個要死的形狀。其實好個玉通和尚！一把抱住了小娘子，抱上禪牀，解開禪衣，露出佛相，把個小娘子也解開上身衣服，肚皮兒靠著肚皮，捱了一會。不知怎麼樣兒，那小娘子的下身小衣服都是散的。那小娘子肚皮兒一邊在捱，一雙小腳一邊在搗，左搗右搗，把和尚的小衣服也搗掉了。吳紅蓮原是有心算無心，借著捱肚皮為名，一向捱著和尚不便之處。和尚原是無心對有心，捱動了慾火，春心飄蕩，李下瓜田。

那顧如來法戒，難遵佛祖遺言。一個色眼橫斜，氣喘聲嘶，好似鶯梭柳底。一個淫心蕩漾，話言妖澀，渾如蝶粉花梢。和尚耳邊，訴雲情雨意；紅蓮枕上，說海誓山盟。怕甚麼水月寺中，不變做極樂世界；任他們玉通禪座，頓翻成快活道場。

這都是長老的方便慈悲，致使得好意翻成惡意。紅蓮到兩收雲散之時，把個孝頭布兒收了那些殘精剩點，口裡連聲說道：『多謝！多謝！』歡天喜地而歸。

「玉通長老心上早已明白，敲兩下木魚，說道：『只因一點念頭差，到今日就有這些魔障來也。這不是別人，即是新任太爺嗔嫌我不曾迎接，破我色戒，墮我地獄。事到頭來，悔之不及！』道猶未了，天色黎明，只見徒孫站在面前。玉通道：『你從何來？』徒孫道：『莊上碾稻做米回來。』玉通道：『從哪門來？』徒孫道：『從武林門穿城過來。』玉通道：『可曾撞著甚麼人來？』徒孫道：『清波門裡，撞遇著一個行者，拖著一領麻衣。後面兩個公差跟著，口裡說道：『好個古佛臨凡也！雖然聽不得真，大略只是這等的意思。』玉通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『不消講了。』叫道：『燒熱湯，我要洗澡。』叫徒孫：『取文房，我要寫字。』

「徒孫先取到文房，玉通和尚先寫下了一幅短箋，折定了壓在香爐之下。道人燒熱湯來，和尚洗澡。洗澡之後，更了禪衣，吩咐徒孫上殿燒香。徒孫燒了香，走進禪堂，只見師公坐在禪牀上，說道：『徒孫，即時間有個新任太爺的公差來，你問他甚麼來意。他說道要請我去，你說道：我師祖已經圓寂了，止遺下一幅短箋，現在香爐之下，你拿去回覆太爺便罷。』道猶未了，玉通禪師閉了眼，收了神，拳了手，冷了腳，已經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。徒孫還不省得怎是個圓寂，問說道：『師公，怎叫做個圓寂哩？』問了兩三聲，不見答應，卻才省悟，曉得是師公已自圓寂去了。即時叫過道人來商議後事。道人還不曾見面，倒是臨安府的承局來到面前。

「原來是紅蓮得了玉通和尚的破綻，滿口稱謝，歡天喜地而去。此時已是天色黎明，進了清波門，恰好的有兩個公差在那裡伺候。紅蓮即時進府，回覆相公。相公喝退左右，紅蓮把前項事細說一番，又把個孝頭布兒奉上。柳爺大喜，說道：『好個古佛臨凡也！』即時取過百兩白金，賞與吳行首，責令從良，任其所好。吳行首拜謝而去。即又叫過一個承局來，把孝頭布放在一個黑漆盒兒裡面。盒兒貼著一道封皮，封皮上不是判斷的年月，卻是四句詩，說道：

水月禪師號玉通，多時不下竹林峰。

可憐佻許菩提水，傾入紅蓮兩瓣中。

「封了盒兒，著承局竟到水月寺，送與玉通禪師，要討回帖，不可遲誤！相公有令，誰敢有違？故此徒孫叫過道人，承局早已到在面前來了。徒孫道：『尊處敢是請俺師祖麼？』承局道：『正是。太爺有命相請令師祖。小長老，你何以得知？』徒孫道：『先師祖圓寂之時，已曾吩咐到來。』承局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令師祖終不然已經圓寂去了？』徒孫道：『怎敢相欺？現在禪牀之上。』承局進去一看，果然是真。承局說道：『令師祖去得有些妙處，只是我在下何以回覆相公？』徒孫道：『尊處不須煩惱，家師祖又曾寫了一幅短箋，封固壓在香爐之下，叮囑道：『若本府柳相公有請，即將香爐下短柬去回。』承局愈加驚異，說道：『令師祖果真古佛臨凡！有此早見，奇哉！奇哉！』即時拿了短箋，轉到府堂上，回覆相公。柳相公拆封讀之，原來是七言八句辭世偈兒，說道：

自入禪門無罣礙，五□三歲心自在。

只因一點念頭差，犯了如來淫色戒。

你使紅蓮破我戒，我欠紅蓮一夜債。

我身德行被你虧，你的門風還我壞。

「柳相公讀罷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這和尚乃是真僧，是我壞了他的德行。』即時吩咐左右，備辦龕堂。卻又請到南山淨慈禪寺法空禪師，與他下火。原來法空禪師是個有德行的，恭承柳相公嚴命，來到水月寺，看見玉通禪師坐在龕堂之上，歎說道：『真僧可惜，真僧可惜！差了念頭，墮落惡跡！』即時請出龕堂，安於寺後空闊去所。法空禪師手拿火把，打個圓相，說道：

身到川中數□年，曾向毗盧頂上眠。

欲透趙州關捩子，好姻緣做惡姻緣。

桃紅柳綠還依舊，石邊流水冷涓涓。

今朝指引菩提路，再休錯意怨紅蓮。

念罷，放下火去，化過龕堂，只見火燄之中，一道金光沖天而去。

「這一宗事，卻不是玉通和尚動了色戒之心？適來閻君送與四句詩，正是法空禪師度玉通和尚的前四句，卻不是把個動色戒之心，譏諷貧僧動殺戒之心？只寫四句，卻不是譏諷貧僧半途而廢？這等帖兒，可狠毒麼？」

唐狀元道：『國師在上，閻羅王又曾說來，說我們下洋之時，枉殺了千千萬萬的人命，怨氣沖天，大小寶船，俱有沉海之禍。彼時末將就請問他一個解釋之法，他又說道：『你回去請教國師就見明白。』似此說來，有個沉海之禍，還在國師身上解釋。」國師道：『阿彌陀佛！閻君說問貧僧便見明白，還是要貧僧超度這些亡魂。』元帥道：『怎見得？』國師道：『總在他四句詩裡。他四句詩原是法空禪師超度玉通和尚的，問貧僧，卻不是問他四句詩？問他四句詩，卻不是『超度』兩個字？元帥道：『我和你今日來到酆都鬼國，已自到了天盡頭處，海盡路處。正叫是：天涯海角有窮時，豈可此行無轉日。大小寶船少不得是回去的。況兼閻羅王也說道：『可以止矣。』幽冥一理，豈可執迷！只一件來，沿路上鋼刀之下，未必不斬無罪之人，『超度』兩個字最說得有理，伏望國師鑒察。』國師道：『這也是理之當然。』

好個國師，就大建水陸兩壇，旗旌蔽日，鼓樂喧天，晝則唸經說法，夜則施食放燈。牒文達上三□三天，天天自在；禪杖敲開一□八重地獄，獄獄逍遙。一連做了七七四□九個晝夜。圓滿之日，國師老爺親自祝贊，親自酬奠。一隻採蓮船，無萬的金銀甲馬，用憑火化天尊。火燄之中，一道白煙望空而起。一會兒結成三□二朵瑩白的蓮花，飄飄蕩蕩。一會兒，三□二朵蓮花，共結成一個大蓮蓬，約有□斤之重，悠悠揚揚。猛然間一陣風起，把個蓮蓬倒將過來。一會兒一聲爆竹響，蓮蓬直上天去，爆開了蓮蓬瓢，掉下三個蓮子來。眾官起頭一看，掉在地上的哪裡是個蓮子，原來是三個道童兒。三個道童朝著國師老爺齊齊的行個問訊，說道：『佛爺爺，弟子們稽首。』國師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』一個說道：『弟子是明月道童。』一個說道：『弟子是野花行者。』一個說道：『弟子是芳草行者。』國師道：『原從何處出身。』明月道童說道：『弟子們曾受佛爺爺度化，是佛爺爺門下弟子。』國師道：『有何所憑？』明月道童說道：『有一首七言四句足憑。』國師道：『試念來我聽著。』明月道童說道：

人牛不見了無蹤，明月光寒萬象空。

若問其中端的意，野花芳草自從叢。

國師老爺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『從何而來？』道童道：『弟子自從佛爺爺度化之後，身居紫府，職佐天曹。為因昨日佛爺爺做圓滿，三□二宗魍魎之鬼，俱已超凡，俱已正果。玉帝傳旨，著令弟子三個下來，做證明功德，是弟子三個劈開方便路，弘啟紫虛宮。』國師道：『來此何幹？』道童道：『弟子聞佛爺爺寶船回轉，特來送行。』國師道：『生受你得。』道童道：『何為生受？弟子道號明月，表字清風。日上清風送行，晚上明月送行。清風明月無人管，直送仙舟返帝京。』國師道：『好個返帝京！又生受

野花行者。」行者道：「何為生受？野花如錦鋪流水，為送仙舟上帝京。」國師道：「也好個上帝京！又生受芳草行者。」行者道：「多情芳草連天碧，遠送仙舟進帝京。」國師看見送行的送得順序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個進帝京！多謝三位厚意。到京之日，自有重酬。各請方便罷！」一個道童，兩個行得，又打個問訊而去。

元帥道：「國師種種的妙用，咱學生全然不知。」國師道：「哪一件不知？」元帥道：「那三瓣蓮花，是個甚麼妙用？」國師道：「原是三宗二宗魍魎之鬼。三瓣蓮花，各自超升。」元帥道：「共結一個蓮蓬，是個甚麼妙用？」國師道：「共結一個蓮蓬，共成正果。」元帥道：「明月道童是個甚麼妙用？」國師道：「這道童就是銀眼國引蟾仙師座下的青牛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青牛，怎麼這等受用？」國師道：「因是貧僧度化他，故此身居紫府，職佐天曹。今日又不負先前度化之德，特來送行。」元帥道：「圓滿已畢，道童又來送行，寶船擇日回去罷！」國師道：「天下事有始有終，始終相生，循環之理。當原日寶船起行之時，萬歲爺大宴百官，犒賞士卒。故此從下西洋以來，將勇兵強。無不用命，戰勝攻取。今日來到了鄂都鬼國，行人所不能行之地，到人所不能到之國。荷天地覆載之功，辱神聖護呵之德。事非小節，未可造次，須還要斟酌一番。元帥道：「這個斟酌，就在國師身上。」國師道：「依貧僧愚見，還要如儀祭海神一壇，還要大宴百官一席，大賞士卒一番。禮畢之後，卻才回船轉棹。不識元帥肯麼？」元帥道：「國師之言有理，敢不遵依。」即時傳令，備辦祭儀，安排筵宴，以便擇日應用。到了吉日，鋪下祭禮，旗牌官請二位元帥行禮，元帥請到天師、國師行禮，天師、國師各相推讓一番，還是國師行禮。各官依次禮畢，國師偈曰：

維海之止，維天之西。

海止天西，神豈我欺！

祭畢，即日大宴百官，犒賞士卒，大小將官都在帥府船上，各軍士各按各營、各哨、各隊。這一日的大宴，雖則是海盡頭處，其實鋪設有法，肴品豐肥。

畢竟不知怎麼樣兒的鋪設，怎麼樣兒的肴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